

◎党廷显 著

涌流

《激流三部曲》之三——《涌流》



清晨，天空中飘起一层淡淡的云。渐渐地，遮掩了一弯纤细而修长的下弦月牙儿。微风轻轻地吹，摇动着树梢，把浮云吹散了。月牙儿在游移不定的云彩里摇曳，时隐时现，忽明忽暗。犹如漂荡在无边大海里的一叶失舵小舟，时刻都有被汹涌波涛吞没的危险。朱凡，东山背后喷射出一道霞光，慢慢地，把天顶染得彤红，染红了浮云，也将那正奋力挣扎的月牙儿溶进云霞中。再也见不到她那消瘦孱弱的影子了。随即，旭日喷薄而出，向空中腾起，当火红的圆球下临将要脱离东方地平线的时候，天空中的颜色由彤红变为白红，瞬息间，自然界的万物都沐浴在美丽而柔和的晨曦里了……



中国文联文化出版社

中国文学名著丛书

涌流

党廷显著



中国文学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数据

涌流/党廷显著. - 北京:
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, 2015.9
ISBN 978-988-8863-20-4

I. ①涌… II. ①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1

书 名	涌流
作 者	党廷显
出 版	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
网 址	http://cbs.ddzgw.com
咨询电话	010-56219896、15210530389
投稿邮箱	2191619008@qq.com
经 销	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发行部
责任编辑	万 绮
责任校对	刘 威
责任印制	旭 东
印 刷	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印 张	28.75
字 数	460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988-8863-20-4
定 价	5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1

清晨。天空中飘起一层淡淡的云，渐渐地，遮掩了一弯纤细而修长的下弦月牙儿。微风轻轻地吹，摇动着树梢，把浮云吹散了。月牙儿在游移不定的云朵里摇曳，时隐时现，忽明忽暗，犹如漂荡在无边大海里的一叶失舵小舟，时刻都有被汹涌波涛吞没的危险。未几，东山背后喷射出一道霞光，慢慢地，把天顶染得彤红，染红了浮云，也将那正拼力挣扎的月牙儿溶揉进云霞中，再也见不到她那消瘦孱弱的影踪了。随即，旭日喷薄而出，向空中腾起。当火红的圆球下沿将要剥离东方地平线的时候，天空中的颜色由彤红变为白炽，须臾间，自然界里的万物都沐浴在美丽而柔和的晨曦里了。

君子坪小学校园内那棵参天的古柏树，在经历了一场暴雨洗礼之后，这时又得到朝霞沐浴，更显得苍翠。一只黄莺从远处的山坡上飞过来，落在中厅前面的白杨树梢上，未待站定，又剪开双翅旋进古柏簇中，挑拣一根光丫丫的枝头，双爪紧抓在枝干上，弯扭着脖子，对着校园的上空鸣唱。随着黄莺的歌唱，蝉也跟着“知了、知了”地和韵起来。偌大空旷的校园顿时变得盎然生机。

但是，很快地，校园又安静下来了：许是烦恼于蝉鸣的干扰，许是忌于听见这预示秋将来临的先兆，那黄莺听见秋蝉跟着“喳喳”乱叫，她立即停止了欢唱，展开翅膀，猛地朝那只秋蝉扑去。正得意于报知秋来的幼蝉，正鼓起双翅精神亢奋地尽情鸣叫，哪料想身后受敌，脊背被狠狠地啄了一下，支不住，从枝头跌落下来，不偏不移掉在树下正来回挥动的铁锹上。落下后，它本能地挣扎一番，最后从铁铲上弹到旁边的一把扫帚上了。

此时正在树下铲土的是君子坪小学负责人江儒君。看见蝉被弹到扫帚上，他停止手上的动作，弯腰把小生命从扫帚缝里捏起来，拿在眼前看着，怜悯地说：“可怜的小生命，树上呆得好好的，你下来做啥？还是回树上去吧！”说着，用力将蝉向空中抛去。那昆虫借助抛投的力量，扑楞着翅膀飞走了。

看着秋蝉飞离远去，江儒君撩起衣襟擦去额头上的汗珠，然后继续平整被大雨冲得坑坑洼洼的院落。今天，学校教室基建工程全面开工，作为一校之长的他，里里外外，上上下下，一切都由他精心布置，合理安排。此时此刻，他心里装的事情比任何人都多。铲完地，回到住室，挑起水桶下河担水去了。

昨天下了一场滂沱大雨。雨过天晴，污泥浊水被大雨荡涤干净，君子坪的山川原野，在晨曦的辉映下，显得格外清新透明。现在，洪水还有些混浊，但已失去了昨天暴涨时那种奔腾澎湃，欲势冲决一切、毁灭良田沃地疯狂的肆虐气势，沿着两岸河堤规定的方向，温驯地向东流去。

河上有一道过河的踏石桥。离石桥不远有一个石头围起的水池，是他修的，为的是学生们下河打水方便。乳浊的河水把水池淹没了。平时水很浅，担水时都是拿水瓢舀进水桶里，今天水深了，可以直接将水桶伸进去灌满一桶水。他试着

按照年轻时担水的动作，扁担不离肩头，两手各执一只水桶，一只手把水桶按进水池，灌满水，然后站稳脚步，以肩为支点，另一只手向下压，想利用惯性把水桶吊起来。无奈年纪已迈，力不从心，几次尝试都没有成功。于是，他放下空桶，双手把水桶从水池里提到岸上，往一边放时，桶底碰在石头上，水溅在他裤脚和布鞋上。他也毫不在乎，拿起空桶，打些水来把水桶添满。刚把水桶放下，只见魏俊生从河那边过来了。

“四叔，我帮你打水吧。”魏俊生说着，走到跟前，伸手要水桶。

“你这么早就来了？”江儒君说，同时把那只空桶递过去了。

“再早有你早？”魏俊生笑着说。

他接过扁担看时，是一根桑木扁担，油滑红润，两头各有一个带转环的铁担钩，因为使用年深月久，转环的弯勾处磨下去一层铁皮，铮铮明亮。

“四叔，”魏俊生看了看扁担钩环，问：“看样子，这根扁担只怕有年头了吧？”

“可不是嘛！算起来只怕有二十多年了。”江儒君说，“那一年，刚有川儿时，我在山上选了一棵桑树，让木匠刨了这根扁担，随后又自己打了这副铁担钩。你莫小看这根扁担不起眼，这些年，它可出了大力了：家里挑水，队里送粪，大炼钢铁时担矿石，大寨田里挑土方，担一百五六十斤都没压变形，还是原来的样子！”

说话间，魏俊生已经把空桶按进水池中，灌满一桶水，一只手握着扁担一头的空担钩，另只手一提，毫不费劲地，把满满一桶水提起来了，接着，移动脚步，用那空钩勾起水桶，把两只水桶均匀地压在肩上。然后，随意把扁担在肩头上忽闪了两下，发出“悠呀悠呀”的响声。整个动作是在几秒内完成的，是那樣的干净利落、洒脱自如！

站在一旁的江儒君看着年轻人轻松的打水动作，先是羡慕，接着由衷地发出感叹。

“唉呀，”江儒君感叹地说，“看到满满一桶水到你手里轻取轻拿的样子，我感到自己老了！年轻时，跟你们一样，百八十斤东西，拿在手里，根本不在话下……”

说到这，他把话停了。他并非炫耀年轻时有多大能耐，而是真真地感到年龄不饶人，同时也因为他年轻力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而遗憾，并且言语里不自觉地流露出些许伤感。

“走吧，四叔。”魏俊生说，站在原地，扁担还在上下晃悠着，等江儒君前面走。

“你走，前头走。”江儒君说，感到压了路，忙把路让开了，同时说：“常言说：空手的撵不上担挑的。你前头走，我在后面跟着。”

魏俊生担着水在前头走了。两只水桶坠压在扁担两端，上下颤悠着，发出“悠呀悠呀”的响声，不一会儿，把江儒君抛在后面了。就是那带拍节的“悠呀悠呀”的响声，再加上刚才听到年轻人对扁担的赞赏，很使老年人浮想联翩。

二十八前，因为“丹镇暴动”被叛徒出卖失败，他和凌昌云逃到华川，二人以师徒为名，开起了铁匠铺，以打铁营生。这副担钩就是在那里打成的。他和江川妈成亲以后不久，凌昌云去石门镇执行任务不幸被捕，他和江川妈住在地处深山老林的张家，侍奉二老，一住就是两年。这期间，张家二位老人先后去世。后来，君子

坪解放了，他和江川妈经由凰镇回到君子坪。就是这根扁担，还有这副担钩，一担两筐：一头是不满周岁的儿子江川，另一头是一些简单的行李物品，一家三口人，踏上了归乡的途程。回到君子坪后的一二十年中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当年的旧景陈物都销声匿迹了，惟有这根扁担，依然完好地保存着，也许要伴随他终生！

江儒君慢慢地走着，一边动情地回想着过去的往事。走到学校门前，看见魏俊生已经把水倒进水缸里，出来站在院里等候他时，他加快步伐，迎上前去。

“俊生，我已经跟大队窑场联系好了，今儿上午他们送砖来。”江儒君说着话，同时移动脚步，指划着手，“砖拉来后，你照护着，就码在这儿，坯放房后路边，省得用的时候再搬来运去窝工。支书说，新学期开学，一定要让学生坐进新教室里上课。这是政治任务。有他这句话，我的心放下了一半。”

“为啥只放心一半？”魏俊生笑着问。

“那一半得靠咱们。”江儒君说，“生产队搞规划，没有把学校的事列进去，学校的事得靠咱们去跑，去说。咱就是要多跑、多说，让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都知道，引起他们重视。这样，学校的事情才能进展得顺利。这也是咱们广大社员群众共同的心愿。”

“你放心，四叔，”魏俊生说，“这事交给我，我一定尽力完成。大队这样信得过我，你又这样器重我，我首先应该让你放心才是。”

“有你这话，我就整颗心都放下了！”江儒君笑起来，“今儿上午，你的任务就是到各生产队督促，看所要的物资材料落实了没有，没有的话就地落实到人。开学要让学生坐进新教室里上课，还有桌椅板凳，这些都要由我们来准备，大队那方面有保证了，咱学校也不能空嘴说空话。”

不论布置工作，还是安排事情，江儒君总是这样精心细致，面面俱到。魏俊生做起来，也是总是如旨照办，认认真真，一丝不苟。

“喂，俊生，”魏俊生要走，江儒君喊住说，“往后，不管在学校里还是在外面，特别是在学生面前，见面你别喊我‘叔’，叫我‘江老师’。”

“为啥？”魏俊生问。

“按年岁，按辈份，你喊我声‘叔’，也是应该。”江儒君说，“可这时候这场合不中。你在学校当老师，咱们就是同事。学校是个教育场所，应该有特殊的气氛，都是师生，张口叫大叫小，像个啥？我们村上的娃儿们，包括江云江波在内，我都让他们叫我‘江老师’，不然的话，他们会觉着自己特殊。”

“好，江老师！”魏俊生试着叫一声，自觉着别扭，不由自主地自个笑起来。

“哎，这就对了！”江儒君高兴地答应道，也笑了。

“四叔！”魏俊生喊道，张开口，觉得不顺，自己笑起来。

“你看，你看，”江儒君指着魏俊生的鼻子说，“说着说着，你又忘了！”

“憨憨，”魏俊生难为情地说，“以前喊‘叔’喊惯了，猛然改口，有些别扭。”

“可不是，你说这我也有体会。”江儒君也笑着说，“多少年没有听过‘老师’这个称呼，耳生了！刚到学校时，队里人见面喊我‘江老师’，我脸热得不行；后来又有人喊‘校长’，我不想答应，可是不中，答应吧，只觉得心跳。你不知道，头一回听到有人喊‘校长’，我心里好几天不安然。”

“你心跳啥？”魏俊生说，“有人喊你‘校长’，你听了心里应该感到美滋滋的才是。你是多年的中学校长，啥是一天两天？再说叫你校长，是看得起你，总比‘右派分子’好听吧？”

“那是呀，”江儒君说，“跟你说，要说高兴，也不能说没有一点。”

“可是，”魏俊生说，“你没到学校以前，就有人喊你‘校长’了。”

“那是开玩笑的。”江儒君说，“咱们走吧，你也没吃饭吧。咱们都回去吃饭，吃罢饭，就分头行动。”

两人说着话，一块出校门，魏俊生往东，江儒君往西，各自回家。江儒君走到村东头，忽然想起操场边的石灰池没遮拦，也没有设警示标记，一旦学生们打球、捉迷藏什么的，不小心掉进去了，可是了得！于是，又小跑步往回走，来到后操场，拐过墙角，老远看见魏俊生已经在石灰池旁砸了四根木桩，正在往木桩上拴绳子呢。看到这，他站住了，心里说：“这青年指望得住，真是好样的！”

前些日子，谢琼被三线工厂招工走了，再加上下一期一年级要增班，学校里人手不足。他把情况跟大队汇报了，大队干部推荐几个民办教师人选，其中就有他的儿子江川。他嘴上没说，心里看中的是魏俊生。魏俊生忠厚老实，工作踏实认真，又在君子坪小学教过书，有一定的教学经验，社员群众反映也好。可是，魏俊生当时正在板桥经营自行车修理铺，听说生意做得不错，不知他愿不愿到学校来。他把想法跟大队支书说了，支书说：“等大队支委会研究后再说”。不几天，支书通知他去做魏俊生的工作。他去板桥见魏俊生一说，魏俊生有些犹豫：不为别的，只因为以前在君子坪小学当过民办教师，“清理阶级队伍”运动中被清除了，这会儿，问题还没有得到落实，再到学校去，他心有余悸。

见魏俊生犹豫，他没有立即要回话，让他考虑好以后再说。过了几天，他去板桥开会，顺便去见魏俊生。魏俊生说凌昌云也做了他的思想工作，他同意了，只等把那边的事处理好后就回到学校来。又过了几天，魏俊生到君子坪小学当民办教师了。魏俊生到学校时，正值学期快要结束，进入复习阶段。他让魏俊生抓基建，魏俊生二话没说，接任了。经过近两个月的观察，他感到魏俊生确实靠得住。

江儒君沿着村前的路往家走，想起学校工作，心里荡漾着喜悦，不由地，嘴里哼起了小曲儿。正哼唱着，听见旁边有人喊，他扭头一看，只见张大兴从李福来屋里出来，他站住了。

“江校长，江校长！”张大兴慌张张往前拦江儒君去路，同时嘴里喊道：“你别走恁快，等等，我有话跟你说”。

“大队长，你咋也来拉刮我？”江儒君说，停下了脚步。

“谁起心拉刮你就不是人！”张大兴发誓赌咒地说，“真格的话，老凌在全公社会议上宣布的，名正言顺君子坪学区负责人，县里又上了册的，方圆几十里谁不夸你这个校长当得好！我听说，在县里大会上，何书记表扬咱君子坪学校工作搞得好的。这不都是你的功劳？我叫你一声‘校长’就框外了？咋又说拉刮你？”

“就是嘛！”李福来从屋里走出来，接过去说：“校长多年了，啥是一天两天！儒君呀，我说你，该叫的，你不让叫；不该叫的，你却要叫。未必‘校长’还不如‘四类分子’听着入耳？”

“不是啊，”江儒君强辩说，“我，我，不是校长……”

“你别说了！”张大兴打断说，“陈忠民抽到县里了，学校方面，里里外外，你是一把手，你不是校长，谁是校长？”

“我只是个负责的。”江儒君不得不承认说。

“看看，说着说着，你自己漏嘴了！”张大兴笑着说，“学校负责人不是校长是啥？儒君，我知道你心里有顾虑。我也听有人说你想当校长，我说那个位置，是贫下中农把他推上去的！”

“是呀，”李福来说，“鼻子下面长个嘴，舌头是扁的，嘴是圆的，生来就要说话，人家想说，你能把它封住？”说着话，老远伸手递过一支烟，已经来到江儒君跟前了，“儒君，大队长本来是去找你的，走到这儿我把他喊住了。俺俩没说上几句话，隔门见你失急忙慌往家回，他出来把你拦住了。”

“兴哥，你找我有啥事？”江儒君接过烟，看着张大兴问。

“我知道你这个校长忙，专门在这儿迎候你。”张大兴说，依然面带微笑，拉住江儒君的手，边往外边走，边回头对李福来说：“福来，那事我已经跟老凌说过了，他操着心哩。”

“啥事？”江儒君见他们说半明半暗，想弄个明白。

“走，走，咱们前头说。”张大兴说着，依然拉着江儒君的手往前走，快到大路上时，在路边站住了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儒君，先说咱们的事。这件事大如天，你再忙也得抽空去一趟。”回头看时，只见李福来也从后面跟来，他跟江儒君说话，不想让李福来听见，于是又向前走，边走边说：“老凌叫你去一趟公社，他有关紧话，要跟你说。”

“他没说什么事？”江儒君问。

“没说啥事，反正说得关紧。”张大兴说，回头看了看李福来站在远处故意回避的样子，他把嘴唇贴近江儒君的耳朵，小声说：“说不定是说儿川的事，不管咋说，你快去一趟。”

听到“川儿的事”，江儒君心里不由地荡起一层涟漪，脸也微热起来，他下意识地扭开了脸。就在江儒君转脸工夫，张大兴发现江儒君鬓角处贴着一片干树叶，伸手去揭，江儒君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不自觉地后退一步。

“别动，别动，”张大兴说，“你脸上有片树叶，我给你揭下来。”揭掉干树叶，放在江儒君眼前，示给他看，说：“看你忙的，满脸是汗，也顾不上擦擦！”

江儒君因为心里装着事，不放笑脸，说：“你也看见了，学校的事急得像救火，还说让我去板桥见老凌，你看我哪能脱开身？”话是这样说，实际是推故。

“你忙是你忙，老凌说事是说事，不相干。”张大兴说，“本来，老凌说叫你夜儿就去，夜儿下大雨，我不能来捎信。就这我就已经隔了一夜了。我想，趁学校的事还没有忙开花，你今儿上午就去板桥，看老凌有啥事跟你说。要不，他在心里牵挂着。说了，你心里也踏实了，再回来一心一意忙你的事。各自都心安。”

听见张大兴把话题转开，江儒君心里稍稍松和下来，嘴上随声附和说：“嗯，那样只怕不美！”

“看看，还在说！”张大兴继续说，“那有啥不美的？事情有千头万绪，你总得

一样一样来吧。”
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江儒君说，“今儿头一天开工，全大队几十号人一齐出马，正要大干一场，我这个领班的溜号了，人家不说，我自觉着不得劲！”

“要么这样吧，”张大兴想了想，说：“你尽管放心地去，学校这一摊子事交给我，我今儿替你顶班，你去板桥见老凌。你说咋样？”

话说到这一步，江儒君再无理由推辞了，嘴里答着“中！”一边伸手去口袋里摸出一串钥匙，递过去，说：“给，给，钥匙。”

“谁要你的钥匙做啥？”张大兴连说带推，“就半天时间，你快去快回就是了，再说，你那住室是‘经济重地，闲人免进’，我能去动你的门！”

“不是给你的。”江儒君执着手劲，继续说，“这是厨房钥匙，你拿着。厨房碗柜抽屉里还有半包茶叶，叫魏俊生上午烧锅开水，把茶叶泡了，好叫工人们喝。”

“还是你想得周到！”张大兴说，接过钥匙，同时推江儒君快走。

这时候，站在远处的李福来把他们的对话都听到了，知道江儒君要去板桥见凌昌云，又见张大兴推着江儒君快走，他先喊了声“儒君！”把他的注意力吸引过来。果然，江儒君听到喊声，站住了。

“儒君，”李福来快步赶到跟前，说：“你去见了老凌，捎带问问，他应我的事，办得咋样了？”

“啥事？”江儒君问。见李福来眯着眼笑，不答话。他又转向张大兴，问：“你们说啥事？还对我保密？”

“福来怕露富，”张大兴低声说，“他不想让外人知道，怕抓他的‘资本主义’小辫子。”

“到底啥事？”江儒君又问。

见张大兴说得神秘，他更想探个究竟。这时候，李福来又来喊张大兴了。

“到那儿，老凌自然会跟你说的。”张大兴说着，跟李福来一块走了。

吃过早饭，江儒君急急忙忙往板桥赶，一路上想着凌昌云为什么叫这么急，突然想到上学期考试的事，不由地心头又升起一阵不悦：上学期结束时，他去公社参加教改会议，顺便到凌昌云处闲坐，无意中说起期末考试的事，凌昌云忽然扬手打住，说：“考试的事，还是别忙……”话到嘴边，紧接着又改口说：“要考试，你回去抓紧时间考了，以后有人问时，你们已经考过了，他们也没啥好说的。”

当时，他还不明白为什么要赶这么紧把考试进行完毕，回来就组织复习考试。考试期间，陈忠民匆匆从县里赶回来，说林祥学到县里汇报说，君子坪学校走旧教育的老路，县里让考试立即停止。他没有按照县里的指示办，继续把考试做完。次后不久，学校就因考试一事，受到县教育局通报批评。联想有人状告凌昌云“把君子坪作为前沿阵地，在板桥大搞资本主义复辟”的事，他感到这事一定要牵涉到凌昌云。想到这，他加快步伐，到公社却不见凌昌云。问时，人们说凌昌云在板桥大队组织劳力挖渠抗旱，他于是又找到工地上。

凌昌云正担一担泥土往高处走，见江儒君到来，知道是找他的，老远就喊话了。

“儒君，”凌昌云喊着说，“你就站路边等着我，我把这担泥送上去就下来。”

江儒君回到路旁站定。不多时，只见凌昌云从水渠那边过来了，只见他身穿一件圆领汗衫，肩头已经破损，露出赤裸裸肩头肉；下身是一条西装短裤，膝盖和裤子上沾满了泥土；黄球鞋里可能钻进了沙土，弄得他走路时脚步歪歪扭扭不稳当，也没有停下把鞋里的东西倒一倒，一直歪扭着走到跟前，开言便是带指责的口吻。

“你是大驾难请啊！”凌昌云笑着说，“要是再不来，我就要亲自到你家找你去了！”

“你不知道，”江儒君解释说，“几个教室一扒，跟挖去我的心一样，一天到晚想着啥时把教室建起来了，孩子们啥时候坐在里面上课，我心里才会安然。大工活在后面催着，眼看东西堆在院里，一市八街的，弄得我心里毛毛的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一说就没完没了！”凌昌云打断说。

“老凌，”江儒君问，“你叫我来，到底为啥事？快说了，我好回去办事。”

“咋啦？”凌昌云笑着说，“本来不性急的人，今儿变得跟火起一样！”

“原来说好的，上午要赶回去。”江儒君说，“工人们都等着哩，多少事要安排。”

“走，咱们到公社说去。”凌昌云说，去口袋里掏出钥匙，递过去，“你先前头开门，我下河里洗洗随后就回来。”

说着，弯腰把黄球鞋脱了，倒掉里面的泥土和沙子。

江儒君拿着钥匙，来到凌昌云的住室，把门开了，进屋，坐定，随便拿起一张报纸，见是平南日报，他把报纸放下了；又换了一本《红旗》杂志看起来。刚看一篇文章的开头，凌昌云回来了。

“我看苍天不公。”凌昌云进屋就说，“君子坪下得沟满河平，可板桥一滴雨也不给，就这十几里地，你们排涝，我们抗旱。”

“可不是嘛，”江儒君说，“本来展晴的天，突然间，从西边一片乌云卷来，接着就是雷炸电闪，下起瓢泼大雨，我在河里捞的水草淤泥没争得担走，都被冲得一千二净了。”

“这应了川儿的诗句：慰然拭目往下看，污泥浊水尽东流。”凌昌云严肃地说，嘴里说着话，走过去在黄挎包里拿烟，问：“说起来，想起来，川儿送林玉去居阳，回来了没有？”

“他根本就没去居阳，”江儒君说，“送到半路就回来了，俩人还闹了一场别扭。”

“为啥？”凌昌云问。

“林玉提出结婚，川儿不同意。”江儒君说，“其实，事后我也觉得当时是一时心血来潮，把话说张了。”

“你也变卦了？”凌昌云问。

“老凌呀，”江儒君说，“让他们这会儿结婚也不是我的心。我心里急得像一团火，在孩子们面前，不好表现出来。他们十八九岁高中毕业，接着在学校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，眼看今年都二十五六，青春年华就完了，想起来叫人心心里不安哪！”

说到这，沉重地摇摇头。

“我相信那句古语：天无绝人这路。”凌昌云鼓舞地说，“不相信两个年轻人，两双手，两颗心，会把日子过不好！”

“我也这样安慰自己。”江儒君同意地说，“不过，说心里话，林玉走进我这样一个家庭，我自始至终觉得是一件憾事……”

“你看你，张口就是自责！”凌昌云说。

见江儒君又要伤感，他把对方的话头打断了，递过一支烟，江儒君接了。

“咱说咱的事，”凌昌云接着说，“早前儿我在县里开会，散会时老何特意留住我，说让你去县里见他。信儿捎去几天了，不见你来。刚刚王金来回君子坪，我又让他给你带了一封信，信中说再忙也要来一趟。正好你来了。”

“你说谁？”江儒君已经听明白了凌昌云的话，可是将信将疑，重复问：“是你叫我来见你，还是你去见何西昌？”

“是我让你来见我，”凌昌云郑重地说，“另外，也是老何让你去见他！昨天，他又打来电话催。咱们不多说，你这会儿就去。”

这时，江儒君把事情彻底听清楚了，可是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多少年来，他不愿在别人面前提到“何西昌”这个名字，更不想见到何西昌这个人，想不到，今天何西昌竟指名道姓召见他。信是凌昌云捎回来的，今儿又亲自传达给他，语气又是那样的坚决，没有半点缓和的余地，更不容商量，且必须立即动身。他应该怎么回答呢？

“我看这样，”江儒君以商量的口气说，“我们学校的事情多，去见何书记的事还是过几天再说吧？”

“你又在找借口推辞！”凌昌云不高兴地说。

江儒君确实是在找借口。他感到凌昌云看透了他的心，于是不语了，跟顽皮学生对付教师的提问一样，丁等地站着，不走，也不回答，来个软抗。

“我知道，你心里有顾虑。”见江儒君半天不说话，凌昌云又说，“这一回只怕是第四次说要见你了。常言说：事不过三。人家再三再四地捎信叫你去，真个你就怗大架子？！”

“不是啊！”江儒君试图解释。

“你啥也别说，”凌昌云打断说，“不管咋说，你一定要去一趟。是刀山，是火海，也要走一趟！”说到这，停下来，看着江儒君沉重的神色，继续说：“我觉得他有话要说，要亲口对你说。最近见面，我俩说话时，他总是有意无意提到你。我还在凰镇的时候，他去检查工作，我俩谈到深夜，说到你的事，他只摇头。去年，他去君子坪学校检查工作，后来他对我说他想跟你见见面，没想到你退避三舍。我觉得他心里有话不便对我说，要亲自跟你说才行。可你，总是那样怏怏捏捏，又怕这，又怕那……”

“我啥也不怕。”江儒君插进说，“说心里话，一提起这事，我就感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。我也知道，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条件反射，是神经质。”

“你的想法不完全正确。”凌昌云轻飘飘地批评说，“毛主席说：风物长宜放眼量。看事情嘛，总不能老盯住一点不放。实际上，老何这个人比较好接触，只是

官位高了,给人一种威风凛凛的感觉。这一回,你去见他,只管把他看成我好了。在有些人眼里,我不也是高高在上,可望而不可即吗!人与人之间有隔阂,思想不好统一,要想统一,只有坐下来谈,把不统一的方面都摆在桌面上,各自谈谈自己的看法。这就是主席说的‘批评与自我批评’,最后达到团结的目的。”说罢,自己先笑起来。

“听得出,你是在批评我。”江儒君也附和地笑了笑,说:“中,我去一趟!”说着,起身往外走。

“别急,”凌昌云说,“我去把自行车推来,你骑自行车去,来回快些,回来先到我这儿来,跟我说说书记跟你谈了啥体已,当然,要是不保密的话。”

“还是地走好。”江儒君说着,已经走出门外,“多年没骑过自行车,生手生脚的,弄不好栽个大跟头,可是划不来。”

“也好,你快去快回。”凌昌云不再推让,准备送行。

“老凌,你看,”江儒君却站住了,说:“我走得慌张,差点忘了问你一件事:我来前,李福来特意交代说,让我向你提醒一下他求你办的事。我问啥事,他和大兴俩人笑着不跟我说。是不是李福来想要跟你攀亲家?”

“看你想到哪去了!”凌昌云说,“李福来想托我给他买台缝纫机,可又怕我身份高、架子大,攀不上,就拐弯抹角让张大兴央求我,我答应了。要不是你这会儿提醒,我还真忘记了哩。说不说,我得把它当成一回事记下来。”说着,去门后拿过黄挎包,从里面掏出一个笔记本,拿出钢笔记下,一边说:“对你说,恐怕我在这个位子上坐不长远了,趁着现时还有点权力,为李福来弄张缝纫机票,我想不会作太大的难。你回去跟李福来说,等票弄到手了,我亲自给他送去。”

这期间,江儒君一直等待着,看凌昌云在本子上记完东西,然后把本子装进挎包,他征求意见地问:“老凌,你说,老何要是提到那敏感的问题我咋回答?”

“你呀,我看你变成小学生啦!”凌昌云不带恶意地嘲笑说,伸手推着江儒君往门外走,同时说:“好说得很,是啥就是啥,有啥就说啥。对过去的事,他不是没有想法,只是窝在肚里没有说出来罢了。”

“中!是啥就说啥。”江儒君重复说。

得到凌昌云的鼓励甚至是怂恿,他自己壮了几分胆,说出了多少年来没敢说过的话。

2

江儒君沿着板桥公社前面的大路往北走,不多时,来到一座山前。他感到渴,也有些累,于是在路边山泉旁坐下歇息。那山泉水清澈透明,是从连山石板缝隙里涌流出来的,散落在下面的石头上,粉成珠状,颗颗粒粒,星星点点,飞溅在他的脸上、手上和胸脯上,打湿了他的汗衫。

他伸手接了一捧泉水,先把手洗了,再接一捧放到面前,将嘴唇伸过去,饮了,好甜!一连喝下几大口,很是清凉解渴,甚至连心头也产生了一股从来没有过的惬意和清爽的感觉。他意识到这不光是山泉水镇热解暑的清凉作用,更重要的

是，凌昌云说的“是啥就是啥，有啥就说啥”的话触及了他的灵魂深处，使他压抑了几十年的沉重心头第一次得到宽活与释松。

歇息之后，往起站，由于起身过猛，一时间感到头晕眼花，天旋地转，身体要往一边歪斜。为了不至于身体倒下，他伸手扶在石壁上，同时紧闭眼睛，等待眩晕过去。片刻过后，睁眼看时，只见前面空地里有一堆石头，想起这片空地原来是一座名叫“兴隆观”的庙宇所在，大跃进时庙宇被拆除了；文化大革命中，又在这地基上建造过“忠”字台。现在庙已拆除，台亦倒塌，只剩下一堆乱石，不过，细看还能分辨出当年做语录台时的痕迹。

他第一次经过这“兴隆观”时，是五八年春天。那时，他被划为“右派分子”，在丹镇北边的关帝庙大队接受监督劳动。因为把他划为右派分子的主要依据就是一张平南日报，所以，打那以后，平南日报在他的心里形成一种挥之不去、拂之又来的阴影。

那是反右斗争时期。有一天，吃过午饭，他习惯地点燃一支烟，顺手拿起一张平南日报看。报纸的头版头条，登载一些消息，旁边有一篇评论员文章，题目是：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。他顺手拿起插在墨水瓶里的红蘸笔，在标题右边划了一条醒目线。就在这时，教导主任谢谋之进来说话，他放下报纸，两人说起学校的事情来。

他们正说话，齐贵民进来了，问：“江校长，晚上政治学习学什么内容？”

“就学这一篇吧。”他说，把报纸转手递给齐贵民，“这一篇评论员文章，写得很好，组织老师们好好学学。”

齐贵民把报纸拿走了。晚上，学习完毕，谢谋之惊慌失措地来到住室找他，说齐老师找他谈话，说有人借党报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。他以为说报纸上的事，也没在意下，心里却体谅谢谋之的处境。

谢谋之早年就读于紫坛高等师范专科学校，毕业后当过教官，后到紫坛“国立一中”任教；抗战时期，“国立一中”被迫迁至临坪，他任国立一中教务长；日本投降后，“国立一中”返回紫坛，他留了下来。解放后，“三反五反”运动开始，他因为旧社会当过教官，被划为“历史反革命”，投进监狱。五四年，丹河发特大洪水。正在狱中服刑的他，受命从洪水中救出一个执行重要任务的机要员，因此立功，获得释放，到龙王寺中学当教导员。因为上述原因，再加上地主出身，社会关系复杂，反右斗争运动又来势猛烈，他担惊受怕，事事处处，谨小慎微。

送走谢谋之，他就去找齐贵民，想跟齐贵民交换一下意见。不料，齐贵民回七里河家去了。过了几天，在一次向党交心的大会上，齐贵民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，大放厥词，说谢谋之对党怀有仇恨。他好是生气，当着全体教职工的面批评齐贵民不该中伤他人。齐贵民拿出报纸让大家看，果然见在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标题右边有一条竖线，紧接着那横线的末端，划了一个大问号。

这可了得！那醒目线是他划的，怎么后面多了一个大问号？他百思不得其解，会后就把齐贵民叫到他住室来，俩人谈到深夜。当时，齐贵民是丹镇学区党支部唯一一名预备党员，他又是齐贵民的人党介绍人，他从爱护同志的角度出发，批评言辞有些严厉，但齐贵民还是接受了，且当即做了自我批评。哪知事过几天，情

况反映到县委，县委派人到龙王寺中学调查，最后结论认为：谢谋之出于反动阶级本质，借党报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。紧接着，揭发谢谋之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，不几日，把谢谋之定为“三反分子”，发配到五河林场劳动改造。

他认为这样对待谢谋之不公平，直接上书临坪县委。临坪县委二次派人到丹镇调查。这次调查，原来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，反而把事件升级为“龙王寺中学有个反党集团，其首要分子就是江儒君”。他不服，写信请求亲自面见何西昌。县委没有复信，过了些日子，凌昌云捎信让他去临坪。

接到通知的时候，他正在关帝庙铁矿石场往山下担铁矿石。他把矿石送到目的地，向炼铁厂负责人请了假，直接沿着山路去临坪。走到这里，下起了大雨，他没带雨具，不得不在这座兴隆观庙宇里面避雨。

这时，当看到这昔日作为他冤屈见证的兴隆观已经不复存在时，刚刚咽进肚内的甘泉水，顿时变成了苦涩的汁液；再往下咽时，简直成了毒汁，连同所受的屈辱，沉沉地压在他的心上。那一年，他去见何西昌本想如实谈谈情况，谁料想何西昌根本没诚意听他说话，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坦率品性说何西昌“不调查研究，偏听偏信”。何西昌老羞成怒，甩来几顶大帽子扣在他头上，随后拂袖而去。不久，他便成了“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的首犯”，被开除党籍，开除公职，回到老家君子坪接受监督劳动。十几年如一日，过着屈辱和悲苦的生活。

倘若在对待谢谋之的问题上，他明哲保身，人云亦云，也许不会招致后来的惨痛后果；假如，在何西昌面前，他别那样仗义行事，而是俯首贴耳，接受批评，也绝不会导致横祸临头；再退一步，如果说他对齐贵民的为所欲为放任自流，言听计从，必然是万事大吉，说不定他还有升迁的可能。但是，这一切的一切只是假设而已。他的遭遇是他的磊磊秉性所致，也只能是历史的必然！因为，他是人，是有良知良觉的人，是申张正义的人，是光明磊落的人，认识世界、观察世界必须从客观出发，对待任何事情，只能讲四个字：实事求是。

他对于那场事件的记忆从来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漠过。他时而也掀开历史的篇章，回眸已经走过的路，发现自己性情太率直、刚烈，是思想方法上的欠缺，反映出思想修养上的不足。比如跟何西昌争辩一事，他本着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；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；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”的宗旨，把想说的话说出来，却没想到过激的言行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；更没想到何西昌是那样的独断专行，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！

这些年来，虽说与何西昌没有直接接触，却从人们的传言中得知何西昌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，看来，何西昌一时性格暴躁，除了年轻气盛的自身因素之外，形势的逼迫也是相当重要的客观原因。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，他更加认定了这一点。

历史和现实有何等的相似之处！那一年，他去见何西昌前，先见凌昌云，凌昌云说：“共产党员，光明磊落，开诚布公，在书记面前是平等地位，你有话直说，不必弯来绕去；有不同意见，可以发表，还可争论，不能人云亦云、亦步亦趋，更不能讨好献媚，阿谀奉承。那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。”

十五年以后的今天，他受何西昌召见，凌昌云又是让他“有啥说啥”。然而，说

出实话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?这些,他不去考虑,也不存幻想,只觉得应该把心里话讲出来,就是日后死于非命,也无愧于做了一回坦诚磊落的人!

他是抱着这种意念去见何西昌的:对于过去的事,不管何西昌愿意不愿意听,他一定要说出来,让对方去思考,去品味,去验证。他觉得,时间是最公正的,只有时间对于历史事件能解析出正确的结论。

不知不觉来到临江南岸,因为渡船停靠在临江对岸,他不得不坐在石头上稍时休息。不多时,船开过来了。他跟着人们一块去赶船。下船,人们都前面走了,他一个人落在后面,慢慢地走自己的路。

穿过一片林地,走进临坪大街,经过大十字,径直朝县革委走去。走进县革委大院,往里走大约一百米,他站住了。正不知去哪儿找人,忽然看见前面树丛里一幢红瓦青砖的二层楼房,他心里一震,顿时,不堪回首的往事一股脑儿从记忆的最深层翻腾出来。他受不了那痛苦回忆的袭击,也容不得让那次与何西昌争吵的场面浮现在他脑海里多滞留一秒钟,立即转身离开原地,沿着来时的方向速速而去,为的是到外面平静一下心境以后再进来。

走到大门口,一辆日本丰田面包车迎面开进来了,他急忙躲开,往一边让路。面包车驶到他身边停下了。接着,车窗玻璃滑下去,从驾驶室里传出一个声音喊:“江叔!”他回头看时,只见张敏汉坐在驾驶室里,正探着身子跟他说话。

“江叔,老何和许恒去平阳开会了。”张敏汉说,“我送他们去平阳回来,老何让我回来对你说声‘失约啦,对不起!’”

“哦哦,”江儒君不知如何回答是好。

他嘴上应着,心里却因为他来扑了个空而万分庆幸。就在他跟张敏汉说话工夫,院内又有一辆吉普车从里面往外开出,驶到门口,因为门口有面包车挡住去路,吉普车不得不停下来。他感到自己站在门口挡道,于是顾不上跟张敏汉搭话,扬起手臂向张敏汉打了个手势,示意他把车开进去,好为后面的吉普车让路。

“江叔,”张敏汉喊着说,“一会儿,你到我那儿来坐,啊!”同时打转方向盘。

“不,不啦!”江儒君摆着手说,“我还有事,要走了。”

两辆汽车交错着一进一出,共同的隆鸣声把江儒君的话语压下去了。他举起手在空中挥动了几下,意思是让张敏汉明白他不去打扰他。他往后退步,让里面的那辆小车开出去,然后才往外走,走出县革委大门,心里一时轻松宽活了许多。正要加快步伐往前走,无意中看见齐贵民从那边过来。他一下子愣住了,甚至比刚才要见何西昌前更手足无措:不敢站定,更不愿前进;想躲避,却又无处遮拦;欲后退,又无处藏身,回避已经来不及了。

眼看齐贵民朝他走来,俄顷之间,他在心里拿定了主意,下意识地挺起胸膛,趾高气扬地往前走去。没想到,刚走几步,却见齐贵民拐进一个小巷里去了。总算避免了一场尴尬会面!他长出了一口气,然而,心脏却跳动得更厉害了,血管暴涨,汗如泉涌,脸膛也跟着热起来。他顾不上擦一把汗,好像还有不速之客在后面追赶着似的,他加快步伐,赶快离开这个令他丧魂落魄的地方。

过去临江,来到一个三岔路口处,他站住了,不知道该走哪条路:来时,老凌说回来跟他说说老何谈些什么,没有见到何西昌,只见到昔日见证他冤屈的房

屋，激起了压在他心底十几年的沉重，他拿什么向凌昌云交代呢？

片刻思想斗争之后，他最后决定回家。回到君子坪学校，看到建房工地上一派繁忙景象，他抛开烦恼，立即投身到热火朝天的劳动中去了。

从中午一直忙到下午，工人们都收工了，他还在工地上收拾东西。正忙着，江川来了。

“你来干啥？川儿。”父亲问。

“这么晚了，”江川说，“不见你回去，我妈叫我来学校里看看。”

“哈哈！你妈也是，”江儒君笑着说，“我还能丢了？你先回去，我这就回来。”

“我妈说，”江川又说，“你上县里了，她怕把你留那儿了，不放心。”

“嗯！”江儒君说，收敛回笑容，认真地问：“你妈她咋知道我上县里去了？”

“是张大叔说的。”江川说，“他一开始说老凌让你去；后晌，他又来了，说你上县里了。我妈一听，心被揪起来，半天不说话。”

“好，好，”江儒君说，“等我把手里活干完，咱们就回家。要不，一会儿，你妈也要来了。”说着，就去收拾东西。

“爹，”江川问，“县里叫你有啥事？”

“我也说不上。”江儒君说，“老凌说，何西昌让我去。我去了，却没见着人。”说到这，听见有人进来了，一看是江川妈，他带笑地说：“看，我猜着了吧！刚说你要来，话还没落音，你可就找来了。走，走，咱们就走，再不走，连云儿四儿也来了！”

说罢，他放下手里的活，回家去了。

吃过晚饭，江川来到住室，习惯地从桌子拿起一本书，一看是《代数》，翻也没翻，又随手扔到书堆上去了。他拧小煤油灯，屋子变暗了，他心里也跟着阴暗起来。

近些天来，想起高招的事，他就义愤填膺：对于今年高招考试中途被废止，他感到不理解，加之，被别有用心的人强加了莫须有的罪名，排除在大学校门之外，使潜藏在他胸中十几年的希望最终化成了泡影。为此，他悲伤，他难过，他痛心疾首，他悲愤至志。再者，林玉因为他而毅然决然撕碎了大学录取通知书，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，更使他感到无地自容。父亲知道，林玉义无反顾的举动，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儿子，感激涕零，竟破天荒地把凌昌云和张大兴请到家里，当着大家的面，丝毫不留余地地提出让他们年底完婚。苦于无法平抚良心深处所受到的谴责，也处于对长辈们关心和爱护的真挚回报，更因为对林玉真心的爱，他默许了。

然而，那默许是违心的，是痛苦的，是无可奈何的。因为他知道，在父母亲面前，在凌昌云面前，在张大兴面前，在无情的现实面前，在未竟的事业面前，他纵有一千条一万条充足的理由来为他推迟结婚的想法进行辩解，但面对林玉那一颗赤诚纯真的心，他也不能吐出半个“不”字。

那一天，就在送林玉去居阳途中，走到龙泉沟前面的一条清水河畔，他和林玉坐在树荫下乘凉。林玉有意提起了结婚的事，他觉得林玉看透了他的心。

“关于结婚的事，”林玉说，“到现在你还没有说出一个字来。我觉得你的默许是违心的。”

“我承认，是这样。”他回答说。

“你到底有什么想法？”林玉问，“说出来让我知道，好吗？”

“我请你允许，”他说，停了好一会，又继续说道：“咱们把结婚日期再推迟一年……”

他回答的声音很低，并且口气是请求式的，但当发现林玉听了这话，不由自主地把脸扭到一边的时候，他把话停顿在了中间。随着林玉脸庞的转动，她的身体也跟着扭转开去，默默地凝视着河对面的田野，若有所思；但很快地，把头勾下去了，看上去心里并不乐意接受他的请求。

“我是这样想的，”他把声音略略抬高些，试图进一步解释，“我们还年轻，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，报国忧民的血肉之躯，为了一种精神追求而活着。”说到这，他有些激动，发现林玉把头稍稍仰起来了，他加重了语气，“我不止一次给你讲过有关鹰的故事。为了表现一种精神，鹰尚能百折不挠地为目标奋斗，誓死如归。难道我连一只鹰都不如？”

“你别再说了！”林玉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却有些颤抖。

他中断了自己的话，走过去，站在林玉身边，下意识地看看林玉，发现她上齿尖扎陷在下嘴唇上面很深，看得出，她的无语的外表里面掩盖了内心复杂的感情。他不再继续说下去，默默地和她并肩站立，眼睛无目的地望着对岸田里的庄禾。

正是三伏天，天气干旱，正处于拔节的包谷苗都卷起了叶子，远处山坡上已经变得枯黄的庄禾地上腾起烈烈火焰。他感到闷热。看时，林玉脸上的汗珠不住地往下流淌。他下意识地朝她移近一步，想说什么，可是此时此刻，没有什么语言既能表白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又能满足林玉的想法。他掏出手绢递过去，想让她擦汗水。可是，林玉不但没有接手绢，反而当发现他站在离她很近的地方时，她却走开了。林玉下去小河，蹲在一块洗衣石头后面，把手放进水里，作样地在水里搅来搅去。

他又向林玉走过去，继续着说：“我只求这一次，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答复。”

回答是沉默。河水“哗哗”地响，远处近处，“知了”在不停地鸣唱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呀？”他又问。

从表情看，林玉感情有些激烈。这时候，他觉得不应该逼她太紧，可是言已出口，无法收回了。

“你让我说什么？”林玉反问。

“你怎么想，就怎么说。”他说。

“你问我，我问谁？”林玉回答说。

林玉的声音很微弱，加上“哗哗”的水声，他没有听到她说些什么，但是从口形变化他辨别出她说的话。他感到自己不应该这样带胁迫性地要她说出话来，但是，得不到她的回答，他拿什么回去向父辈们交代呢？他朝林玉靠近一步，想的是下去河里，和她一起戏水，趁势在水里紧握她的手，以此把内心的感情完全表达